



摇花龙虎棍

潘国伟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摇花龙虎棍

诸葛伟儒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2 • 哈尔滨

(黑) 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 田仲三

封面设计: 晓娟

插图: 雪城

摇花龙虎棍

Yaohualonghugun

诸葛伟儒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4.25 插页10 字数48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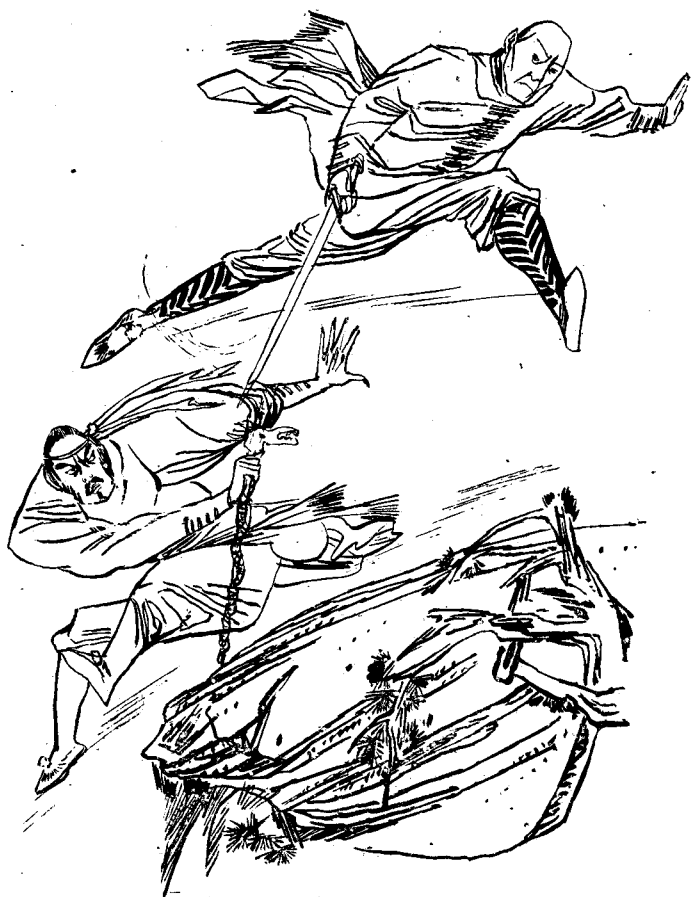
1990年4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54,076

ISBN7-5317-0358-0 / I · 359 (上中下) 定价: 11.95元



薛济苦战韦士延、司马三



沈安九死一生



丁胜山与薛百村



丁亦勇与丁亦红

九

秋天送走了酷夏，寒冬即将来临。此时，大地夹杂着丰硕与萧瑟的景象。到底要以何种心情面对秋天？远处，一条铺满落叶的村径上，一匹白马哒哒走过，骑马的姑娘穿着浅蓝的衣服，飘然与蓝天相映。白马哒哒行到白杨村，到处观望徘徊……

陈大姊看到门外有人走来走去，便出门探查究竟。

她一看到丘晨花，两眼不禁张得特大，她快步走到前面，问：

“姑娘，你有事吗？还是找人？”

丘晨花抬起双眼，陈大姊讶异不已，她这么大年纪，还未看过这么动人的姑娘。

丘晨花有礼问道：“伯母，贵村是否有两位年轻男女停留在此，他们两人的武功颇高强。”

“你在找沈安和吴悠师兄妹。”

“是的。”丘晨花大喜：“伯母认识他们？”

陈大姊笑得合不拢嘴：“他们住在寒舍。”

丘晨花连忙问：“我可否拜访他们？”

“请进，请进。”陈大姊立刻做个请势。

丘晨花连忙说：“他们不在？”

陈大姊道：“他们两人一大早就去钓鱼，可能要稍等片

刻才回来。”

“他们在此停留多久了？”

陈大姊笑道：“姑娘与他们是什么关系？”

丘晨花连忙说：“我与他们是好朋友，我叫冯小琴。”

“姑娘为何要蒙面？”陈大姊好奇地问。

丘晨花道：“伯母请恕我无礼，我是奉师父之命才蒙面。”

陈大姊笑道：“看你的穿着，好象是大户人家的。”

丘晨花岔开话题，道：“伯母可否告诉我，他们师兄妹钓鱼的地点，我有急事找他们。”

陈大姊觉得丘晨花不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便笑脸道：“姑娘既然这么匆忙，我就去叫他们。”

“不敢劳动伯母。”

“没关系，地方并不远，不过不太好找，还是我去走一趟，姑娘请稍等。”

“感谢伯母。”

陈大姊又看她几眼，便快步走出门。她才走到大树下，已望见沈安师兄妹。她急忙叫道：“沈安、吴悠，有人找你们。”

他们两人闻言，便快步走回。两人走到大树下，已见丘晨花走出门口。

陈大姊便指着丘晨花说：“那位冯姑娘有急事找你们。”

他们师兄妹向陈大姊致谢，即走回屋中。陈大姊端出茶来，感觉三人有事商量，便假托有事走入内室。

吴悠看到丘晨花一直瞻望沈安，她也连忙起身。

“吴悠，你上哪儿”沈安张口急问。

吴悠吞吞吐吐，道：“你跟丘晨花谈谈，我……”

“你坐着无妨。”

吴悠只好乖乖坐回原位。

丘晨花只好直言：“沈兄为何不告而别？”

吴悠便看着沈安。

沈安道：“前次破坏你们的行动，我实在很过意不去。”

吴悠急问：“你会不会怪我？”

丘晨花笑道：“我毫不怪你们。”

吴悠问：“冯帮主，有没有怪你？”

“说几句总是难免的，这就是你们离开的原因？”

丘晨花拿眼问沈安，沈安道：“那件事只是部分原因。”

吴悠道：“我师兄一直记挂着你，他实在很希望能够帮助你，可是他越来越为难。”

丘晨花问：“有人为难你们？”

沈安道：“我们师兄妹与其它两帮也有交情，我若是经常帮助你，势必会得罪某些人。”

丘晨花问：“你是指江文风？”

沈安回答：“他是其中之一。”

吴悠立即正襟危坐，看着鞋尖。

沈安笑问：“此地与贵帮相距甚远，你为何前来找我们？难道你是奉冯帮主之命，才千里迢迢赶来的？”

丘晨花低下头说：“这只是部分原因。”

吴悠连忙又起身：“我，我……”却讲不出话。

沈安道：“你坐下。”

吴悠溜看两人，只好又乖乖坐下。

沈安从容问丘晨花：“贵帮与其他两帮目前情况如何？”

丘晨花叹道：“经常互夺地盘。”

“现在你常不常担任对外行动？”

丘晨花看视沈安，才回答：“目前较少。”

沈安感到很满意，以前冯文祚果然料到他会帮助丘晨花，所以才经常派遣丘晨花担任前卫工作。

丘晨花问：“沈兄在此居住多久了？”

“一个月，你是第一个访客，但愿也是最后一个。”

“你不希望跟我们碰面？”

“依目前的情况我是有此打算。”

丘晨花便转头看吴悠，吴悠便问：

“你有没有看到薛济？”

丘晨花摇头。

沈安暗想，丘晨花做得相当绝，日后遇到困难，薛济也无法帮忙。

吴悠交代她：“如果你遇见薛济就转告他，我和师兄都很想他。”

丘晨花点点头，沈安淡笑看着两人。

丘晨花问吴悠：“你想久留此地？”

吴悠喜悦说：“原本我不想呆在这里，现在一住下又不想走。”

丘晨花暗想，照此情况，他们不会很快离开此地。

吴悠忽然想起江文风，便问丘晨花：“你与江文风是否

会再冲突？”

丘晨花道：“目前我较少对外行动，所以不会与他正面磨擦。”

“这样最好，我曾经交待他，尽量不要与你们正面冲突。”

丘晨花这时才知道，原来吴悠也暗中帮助他们，便说：

“我很感激你。”

吴悠觉得很满意。

丘晨花暗想，吴悠既然在场，她实在不方便劝导沈安，不过现在已至少知道了他们的下落。

她对沈安：“日后如果迁动，但愿能通知我。”

沈安淡笑。

丘晨花只好向两人告辞。丘晨花走后，吴悠一直看着脚尖甚感纳闷。

“吴悠，你为啥这副德性？”沈安笑问。

吴悠一脸疑惑：“你为什么对丘晨花这种态度？”

“我是不得已。”

吴悠想不出所以然，只好说：“我还是不懂。”

沈安淡笑：“我怕她劝我回去，所以才不希望她离开。”

“哦！原来如此。可是她千里迢迢赶来……”

沈安道：“从她口述，难道你没发现咱们一离开，冯帮主反而较以前善待她。”

吴悠略想，也赞同沈安的想法。

这时，陈大姊便从内室探出头，然后笑嘻嘻的走出来，
“冯姑娘走啦？”

吴悠答是。

陈大姊便小声问：“她与帮派有关系？”

沈安连忙说：“伯母不用担心，她是个很善良的人。”

陈大姊叹道：“这么美丽的姑娘怎么会跟帮派扯上关系。你们要小心啊，一失足成千古恨。”

沈安淡笑：“她只是顺路来探望我们，我跟师妹和各帮派毫无瓜葛。”

“这样我就放心，对了，我看她总觉得有点眼熟。”

吴悠急问：“丘晨花象谁？”

“她是不是叫冯小琴？”

吴悠便把丘晨花的身世略述，然后又问：“她象谁？”

“徐萍。”陈大姊说：“可她们的模样是有点象，不过，那位冯姑娘长得实在美丽了。”

沈安问：“伯母以前和徐萍是好朋友？”

“是啊！”陈大姊说：“可是她现在已下落不明。”

“她的孩子确实已去世？”

“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陈大姊恍然大悟：“难道薛济也认识她？”

吴悠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陈大姊问：“薛济在为她探查身世？”

沈安道：“也许前次他是为此事而来的。”

陈大姊大叹：“甚妙！”

她在满足好奇心之后，便笑嘻嘻地走出门。

吴悠道：“咱们认识陈伯母，实在是巧合。”

“嗯！”沈安还在推想丘晨花的身世。

吴悠以为他在想念丘晨花，便悄悄走出门外，以免打

扰。

吴悠在大树下做了一个秋千，没事就坐在秋千上摇摆。
一天，她荡得正高兴，突然听到一个口哨声。她连忙将秋千渐渐缓下。

“是谁？”吴悠高声问，因为她发现那口哨绝不是沈安吹的。

远处大树上立刻飞下一个褐衣人影来。

吴悠看了笑嘻嘻：“他还是找来了。”

她连忙把秋千荡得半空高。

江文风走近，坐在一旁石头上看她荡秋千。一会才说：
“好久没看到你。”

“是啊！我跟师兄怕为难贵帮，所以才不告而别。”

“其实只要你们不插手管事，实在没有必要离开。”

“在那里要我们不管事，好象很难。你最近好吧？”

江文风看着她没回答。

吴悠渐渐将秋千缓下。

“你是我们的第二个访客。”

江文风问：“有谁来过？”

“丘晨花。”

江文风皱眉沉思。

吴悠笑道：“只是顺路来探望我们，你呢？”

“我特来拜访你。”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我的下落？”

江文风点头：“我抽不出空，所以到现在才来看你。”

“哦！你实在真厉害，不过，我猜你一定是叫别人侦察

的。”

江文风淡笑。

“这么说，我们的行踪你们三个帮派都知道了。哎呀！我每天在这里荡秋千，是不是有许多眼在暗中瞪着我？”吴悠越想越不是滋味：“也许我该搬家。”

江文风笑道：“莫慌，没有人监视，你放心荡吧。”

吴悠皱眉：“我不喜欢别人在暗中监视我。”

“我保证，不派人监视。”

吴悠便又欢欢喜喜的荡了起来。她问：“你们和万河帮还争斗吗？”

“很激烈。”

“哦！那么你要自己小心！”

“你为我担心？”江文风探视她。

吴悠道：“陈伯母经常告诫我们，不要随便动刀剑，不然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江文风见她依然不知情，内心半喜半忧，便轻轻叹息。

“你为什么要叹息呢？”吴悠伸长脖子问。

“我以为你已经忘了我。”

“我哪是忘了，如果我路过贵帮，当然会去拜访你。不过依目前的情况，我跟师兄会继续留在此地。”

“沈安呢？”

“他去钓鱼，哦！每天我们去钓鱼，他总是钓输我，所以今天我才没跟他去，免得让他感到气馁。”

江文风见她说得这么认真，情不自禁发笑。

吴悠以为他在替自己高兴，心中便乐陶陶的。

她又问：“以后，你是不是会接替帮主之位？”

“应该是如此。”江文风不明白她为何问这个问题。

吴悠道：“如果你接任帮主，还会不会继续跟万河帮争斗？”

江文风坦白说：“这是无法避免的。”

“难道你们要世代延续下去？”

江文风点头。吴悠实在无法体会他们为何如此。她暗想，江文风一定不会钓鱼。她不禁很同情他。

江文风回程时，发现有人跟踪他，他立刻快马加鞭甩脱那人，但是奔跑几里路，那人也依然如影相随。因此，他立即转入一个森林内，惟恐遭到暗算，便不敢四处走动。跟踪的蒙面人随后走入森林。

江文风突然一个快马冲出，蒙面人立即抽出宝剑，登时两人即在马上互相厮杀起来。江文风看蒙面人的身材，断定她是位姑娘，再拼打数招即猜出是何人。十几回合拼斗后，两匹马互相退了数步。

江文风叱道：“冯小慧，你为何要跟踪我？”

冯小慧摘下面罩，冷笑：“既然你破坏协定，我只好拿你问罪。”

“笑话，我总不能为了咱们的口头协定，就一辈子不见她的面。”

“现在后悔已太晚了，你不是说过，你会言出必行？”

“但是，当时你声明在先，你是担心吴悠泄了贵帮的机密，才不希望我与她相见。现在她既然处在局外，你就不应该干与我的行动。”

冯小慧道：“我永远会阻止你们两个人的见面。”

江文风冷笑道：“你讲这话未免太可笑了。”

“我要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江文风大怒，便策马举剑攻向她，两人交战二十回合，仍不分上下。江文风恨不得将她一剑刺死。冯小慧冷笑看他。江文风立即下马，将马拴在树干上，大叫：“下来，咱们今天做一个了断。”

冯小慧毫无惧色，便随后也拴住马匹。

江文风叱道：“咱们的仇恨已够多了，你为何还要给我过不去？”

冯小慧厉然不答。

“你到底是啥意思？”江文风道：“今天咱们就拼个死活，免得你阴魂不散，到处磨人。”

冯小慧立即举起长剑。

江文风突然发笑：“算了，咱们即使再拼三天三夜也不分胜负。”

冯小慧道：“你还倒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江文风收起长剑，笑问：“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行动？”

“很简单，我就是看不惯。”

“我警告你，你还是放明白点，免得后悔一辈子。”

冯小慧闻言，露出鄙视的神色。

江文风内心直笑，他说：“你应该知道，咱们永远会敌对，你为何要做这种危险事呢？”

冯小慧一时发愣。

江文风道：“你还是赶快走。”

“你以为我怕你？”